

偽軍紛調榆熱內部空虛
人心未死亟望出兵關外

帝國的。——這種情形，你當然是要知道的。
在現在的美國，並沒有一種「國際聯邦」的計劃，或與中國衝突以求解決的動機。只是因爲要討論案子的

孤立公開狀
撫照推搖頭是荷
騰飛清者的呼號。

父的反響 (四)

國人不能打敗我們。我們不是去打仗，而是給送槍去。」形式上雖作已國奴，但心不願國奴；於此可見人心不死，東北體面尚不亡云。

日軍在山海關衝圍第二師，而後就會成爲滿洲第二師，日本鐵騎踏說：『日本依然照例受了中國的刺激，鐵騎就是這種事情，但是日本的武裝，除了他們國內以外，到處都沒有相當過熱的（譯者按）』

日本說的話，除日本以外，到處都相信不過，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實，也是受了日本幼稚報紙社論的影響，譬如現在的我的妻素士國友某京朝日新聞刊載知悉來東京報日的社論，攻擊中國要求撤換案的動機，只是因爲要討論案子的

一規定，從上年十二月以地至本年五月止，共計五個月，現在二〇期謂令，而該處結案，各縣署派員，以期速結未完事件，越於限期以外，到案，所有各縣審議大吏，由府縣政府仍選前副催辦，庫儲實、陸榮廷電外，合行電請貴院查核辦理，以便遵照，並咨貴院核奪，湖北北江政務廳長爲公鑒，

封鎖匪區
總部頒發條列

日本以後的孤立即由此招致對蘇俄英國聯盟惟搖頭是尙

[illegible]

總部頒發條例

有觀衆的，便足以解決那些問題。他們上次那樣熱烈的歡迎蕭伯納，當然就是因為蕭伯納是幽默大家的緣故。

但是，幽默真能夠解決任何問題？

不，幽默絕對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旁觀者用幽默的態度來暗示別人的出路是很正當的，但在問題迫近時，那就不用着幽默的態度，而且也不許抱着幽默的態度。

現在我們已被「是否願意做亡國奴」的問題迫着做答案了，我們應用嚴肅的態度來答覆這問題，無所用其幽默。如果我們還是用幽默的態度來做答案，其結果不是諷刺別人而是諷刺自己，不是暗示他人以輕視問題的方法而是把自己拖到黑暗如漆的死谷。

幽默紳士們，別專在幽默上面做工夫了！東三省、陝西地未失後，榆關又告陷落，榆關的殘兵未收，熱河省又落入日本帝國的主權下，這是多麼悲慘多麼嚴重的事情！假如你還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那你終不能袖手旁觀加這反動的民族戰爭，也應該間接爲着反帝的民衆而努力的，那裏還好些是在上海的租界，用幽默的態度來解答這悲慘而嚴重的問題呢？

在十字街頭的中心建設着紅綠的電燈，照映着，指揮來往車輛。在紅綠的電燈下，立着一

見鬼般的度阿四，濃濃的鬍子，彈出了皮蛋的味珠，手裏高舉了哭喪棒，專向中國皮黃包客的江北阿四，頭上亂打，阿四嘴裏亂罵阿四「猪頭」，阿四舉手向阿三行着行禮，嘴裏亂叫「好嫂，好嫂！」

大世界門前，立着幾位戴黑帽子，袖子捲起，茶會上走進的老阿哥，他們掀起紅眉毛，彈出了綠眼睛，在這人潮的中間，找尋生活的資料。

一位公館的飯司務，一位大姐，他們也學了洋派手牽手，在這人潮中衝過來。

那些老阿哥，像蜂一般趕着來包圍。開口說道：朋友：拈子張張開。」說着，捲起袖子，就來夾飯。當然，肉肚子的燒飯司務，茶會上也時常走過。

★……蘇 堤……★
(三) 溫馨的黃昏

我們圍飲着血紅的葡萄酒，歡快的氛圍在四周縈繞，大聲，狂笑，織成了叮嚀著的網。每個人都放鬆了愁態，燃燒着青春的熱情，迴避着強烈的紀念。

我偷偷瞥一下劉小姐，她也是一樣。

在這暢飲的瞬間，你和劉小姐在後面村莊上發覺了煙火，這是我從諸老太嘴裏知道的。於是，我仔細看着你，也看着她，覺得俱有一種隱隱的笑容。青年人真危險呀，一碰面便弄出好事情來的！我在當時這樣想。

這是友朋間在島上博得的歸史。

那天我真是太興奮了，接連乾了三瓶酒；歪歪斜斜的，跟着你們到海濱去

我
小姐
們便
題名
味兒
的

接
兒在
但好
知道
道一
懂。
危險
犯罪，

四
愚笨
據說

◆◆◆◆◆

嫁女

賣盡了世上的悲慘！
黃的金，白的銀，
行易如流水，
鄉下老太的眼光，
小黃豆還小，比鵝鵝光呀！

宋家村上子，女成行的富翁宋大老官，第三個兒子死了沒有半年，已是十分的感覺枯寂了，好在他有的是錢，不難隨心所欲……更同樣的吹枯了地上的草木而佈滿了黃

美如星，怎樣聰明，怎樣美觀，怎樣溫和，怎樣過的途徑，留牠不住牠不途罷了！
秋天來了，同樣的退了炎夏，吹過了桂香

黃家的女兒，身體

然而沒有，而只俱圓的，上過多少學，但普通的信寫着，平常除會記，在沒有多大事處村裏，足夠應用了。黃家的老婆婆，因為沒有姊妹，因為她聰明，所以……所以……她什麼似的，遇到了家裏，鄉人們第一次看見珠光寶氣，那一個不嘖嘖自說論說：「到底福氣正不小呀！」她的丈夫大老官家裏有一口地，黃家老婆婆也是辟開丁笑口，東奔西走的照料忙個不住！秋風吹退了炎夏，吹過了

前次來，有了一過七的宋大老的材釐衰哀的痛哭！
呀！禮金五百元，圍一副，珠花兩朵，綢十件，……
唉！此之謂現代式中國社會！

來飄去，絲毫沒有
十里洋場正在喧賓中
染了天際浮蕩的雲

坐在石級上，談着閒天；劉畫，音樂也是非常好的；劉畫，請她唱了幾隻情愛的歌，了，問想起來只覺得是夠有

你唱了一節國際歌，這調門國竟然也算是「違禁品」是海濱，軍營裏的武士們只歌牧羊」，警察同志也距離得很遠，以說沒有。唱一曲歌也算的國家真是不長進了。

有約在先，所以，像我這樣不能不老着，而反戴一副老眼鏡，是應該唱幾隻農村

黑浪谷阿姐要來搶，白皮冬瓜肉水氣，黑皮栗子淡也香！

經不起催逼，我終於點了；但唱得非常粗野，我恨自己一點也不文雅，在都市裏還依然保留着一股鄉村的泥土氣。可怪的是你們倒反而讚美我起這歌來，說這是絕妙的情，絕妙的情歌，你看他對於黑浪谷阿姐的健康美揚揚得有多有力！

木棉花再小滿開香。

傳了，我們跟賸地歸去。中天的月色更加清徹，照着一條條曲折的小徑。風流在搖，禽在低語，水在幽咽，劉小姐輕巧的嘴角在柔媚的笑。

溫馨的黃昏啊！

[illegible]